

伍子胥

尔容一著



伍子胥

尔容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伍子胥 / 尔容著. — 武汉 : 长江文艺出版社,
2018.10

ISBN 978-7-5354-7700-2

I. ①伍… II. ①尔… III. ①伍子胥(? -前 484)-
生平事迹 IV. ①K827=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013447 号

责任编辑:陈俊帆 沈瑞欣

责任校对:陈 琪

封面设计:陈 俊

责任印制:邱 莉 胡丽平

出版:  长江出版传媒  长江文艺出版社

地址: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

邮编:430070

发行:长江文艺出版社

电话:027—87679360

<http://www.cjlap.com>

印刷:武汉鑫佳捷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70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23.5

版次:2018 年 10 月第 1 版

2018 年 11 月第 2 次印刷

字数:325 千字

定价:50.00 元

版权所有,盗版必究(举报电话:027—87679308 87679310)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目 录

开篇：	生命密码	1
第一章	忠谏世家	5
	第一节 伍参智谏楚庄王	5
	第二节 伍举扶立楚灵王	19
第二章	祸起萧墙	38
第三章	株连九族	51
	第一节 黑网撒向无辜人	51
	第二节 伍员负恨逃天涯	57
第四章	缘定终身	67
第五章	华氏之乱	76
第六章	背信遭难	82
第七章	一夜白头	87
第八章	渔父辞剑	97
第九章	饱腹之恩	104
第十章	吴市吹箫	108
第十一章	义结专诸	116
第十二章	荐举专诸	122
第十三章	发现要离	132

第十四章	吴楚会战	139
第十五章	专诸刺僚	146
第十六章	无忌到头	162
第十七章	要离显名	168
第十八章	子胥建都	179
第十九章	山中铸剑	184
第二十章	七荐孙武	193
第二十一章	入楚灭奸	203
第二十二章	蔡唐怨楚	208
第二十三章	伐楚入郢	212
第二十四章	东驴西磨	223
第二十五章	鞭尸三百	228
第二十六章	昭王逃难	238
第二十七章	随侯容轸	242
第二十八章	渔子退吴	245
第二十九章	包胥借兵	250
第三十章	保赦伯嚭	256
第三十一章	吴军凯旋	261
第三十二章	驰归报恩	266
第三十三章	子胥任相	270
第三十四章	昭王复楚	274
第三十五章	解齐之围	278
第三十六章	吴齐联姻	282
第三十七章	夫差嗣位	290
第三十八章	阖闾殉战	294
第三十九章	吴胜越败	301
第四十章	勾践事吴	310

第四十一章	越王求赦		317
第四十二章	子胥访故		328
第四十三章	文种七术		333
第四十四章	越国借谷		339
第四十五章	子胥赐死		345
第四十六章	爷孙揭秘		354
第四十七章	勾践灭吴		359
跋 只为触摸你一世的冷暖			366

开篇：生命密码

我叫望，垂垂老矣。这辈子仅靠摆渡渔猎为生。青山绿水，深谷高岩，将我的天地与世隔绝，周遭都是瀑流飞泉，绿林猿声。我在巫峡江畔生儿育女，像花果山的猴子繁衍生息。这正是爹期待的。我这一生都在维持和延续某个特异的**生命密码**。它归隐于万家灯火之外，以隐秘的方式默默地传承。

我永远忘不了那唯一一次与爹的见面。爹带着千军万马铜头铁蹄从吴国的阊门，也就是后来称作的破楚门出发，一路跋山涉水，横扫过来。那一年爹对楚平王鞭尸三百，水淹郢都，连只蚂蚁都在劫难逃。这是多年后的史书上说的，我当时并不知情。我是逃兵，楚师中唯一的逃兵，所以我还活着。这要感恩我的爹。在吴楚大战的战场，爹认出我是他的儿子时，他只反复叮嘱一句话：儿子，你要隐姓埋名，永不做出头鸟，永不要说我是你爹。快快离开，回到山林里去！当时我是多么失望啊！看来，娘是误解爹的临别一望了。娘总教导我读书习武，说爹的愿望就是望子成龙。我告诉爹，我叫望，望子成龙的望。爹泪流满面。他一定想起了往事。他哽着喉咙梦呓般地说，望字好。孩子，你要活着，活着才有望，为父才有望。以后你以望氏传递香火，为父死而无憾！继而热泪滚滚语哽喉塞说，你有一位多么聪慧仁善的娘啊！此生子孙有望，代代无已。子胥！夫复何求？直到爹被他再次效忠的吴王夫差赐死，我才依稀仿佛豁然明白爹那抽丝剥茧般的痛苦与深情。

我是望，是满怀希望的望，也是望江兴叹的望。爹去世第二年，外公也撒手西去。我不得不接过外公的船桨，撑持巴东官渡口这个幽秘的渡口。我一次次想要越过高山，穿越江水，去吴国收回爹的遗骸，终是在爹的忠告中犹疑和自省。我全部的怀念都交付给了日月与山川，我唯一的使命是活下

去，将爹的宗脉像庞大的根系深扎人间。从此，楚国大地望氏家族都是他的子孙。当岁月静置，皓月当空，朗朗乾坤有一个声音在深情地呼唤：伍子胥，您在哪里？

在儿子大望接过我手中的船桨时，我沿着爹逃亡吴国的路线，跋山涉水，千辛万苦，总算来到吴国。走出峡口，我发现父母隐居之地才是人间仙境。我在人间仙境过爹期待的生活，远离凋弊、野蛮、争斗、欺凌、穷厄，与苍生江河共生息，是件多么美好的事情。迢迢征途，最让我感动的风景，却是大大小小百余座之多的伍相庙。它们像种子播撒人间，像神庙遍布江岸。庙里供奉的正是我爹伍子胥的塑像，或立或坐，凛然不可犯也。我每见之，必涕泪长流，跪地长拜。庙里的供果帮我果腹，吴越楚三地子民对爹的祭拜给我前行的力量。

我到达旧吴都，准确地说是到达新越国境内的那天，正是农历五月初五。这天正是我爹罹难的日子。为赶赴这个日子，我攒足了全身的力量。我想一个人静静地坐在爹英灵寄居的钱塘江岸，摸摸有爹体温的江水，然后，像乳儿投入他怀里去，做一回他怀抱里的孩子。此生足矣，此生足矣。可是，我没想到钱塘江全然不似长江温和平静，简直像一头发怒的雄狮，须发贲张，金刚怒目，口喷白沫，怒涛冲天。有人说，看，伍相发怒哩！不，不止一人说。大潮翻涌，人流如蚁。堤岸上扶老携幼，提着篮子，或者干脆拎着一串青粽子，喊着：伍相回啊，伍相回啊！

江中却有一群绘了彩漆的船，细长细长的，龙头蛇身，上面坐了六个人，穿戴齐整，一律的白短褂黑短裤，赤着胳膊分列两边，奋力划桨。船上有一人头裹白巾，举槌擂鼓。鼓响桨移。船就像树叶，风行水上，煞是壮观。岸上的人越积越多，挤挤挨挨，看龙船比赛。我也看得呆了，被人群挤在江边，潮水一浪一浪淋湿了衣服，反将我一身臭汗洗个干净。

蓦地，就见那群龙船中有一老者稳稳地站立。他身穿白衣，须发皆白，长须飘飘。人群中有人惊呼：伍子胥，伍子胥！我心下一惊，定睛望去，也以为爹还魂重生，细看却少了爹的威武端严。那老者扯起嗓子，唱起了歌。调子像我老家死人后叫魂的丧歌，一唱三叹，回环不绝，像亲人间的倾诉，像悲伤的哀号。

我耸耳谛听，句句真切明白，亦让我感动。他唱的是：伍相啊，你走投无

路离家乡，忠心耿耿事吴王，到头还是把命丧。奸臣愚夫没好下场，你让我们把福享，我们想你入梦乡。伍相啊，你千万不要去西方，西方有鬼和豺狼，你孤独一人难提防。伍相啊，你千万不要去南方，南方有强盗和巨蟒，你孤独一人难抵挡。……伍相啊，你像映日荷花立水中央，江里有你的恩公美娇娘，你们好生团聚免思量……后来，我才知道我爹去世的这天，被吴越人定名为端午节。他们以划龙舟、撒种子和唱歌招魂这些隆重的仪式来表达他们对我爹的哀思。

不知哪里涌来一股旋风，这风将我吹进水里。我扎一个猛子，上得那老丈所在的龙船，一身湿透，跪拜在老丈脚下。老丈嗓子唱哑了，我就接着唱。我的唱更像哭，唱到后来，实在忍不住，我只会哭了。我大声哭喊：伍子胥，您在哪里？岸上的人也跟我一起喊：伍子胥，您在哪里？

江水滔滔，狂风呼号。我踏波履浪，一会儿飞向天空，一会儿跌入江河。我听见爹在云外九霄，又似在龙宫神庙。他轻轻地叫着他和娘共有的名字：宝儿，宝儿！又似在叫着他们的乳儿：望儿，望儿！……

现在，我唯一能触摸到爹的，是挂在墙上的这把属镂剑。我恨它削父如泥，更恨它也沾了昏君夫差和刽子手文种的污血。这剑是我冒了毕生的风险从旧吴国宫中夺得的。那宫里空荡荡的。唯那把剑阴森冷血，寒光凛冽，做了亡国君的主人。我空长一身文武，只在这最后一搏中展露身手。我娘若九泉有知，会是多么失望啊！娘打鱼捕兽，节衣缩食，带我拜师习武，受过多少艰难，我不能道其万一。每当夜深人静，我以指尖轻轻擦拭这寒光闪烁的剑锋，就似剔骨割筋，就仿佛看见爹那双炯炯明眸正回首温情地寻找我的娘，仿佛我娘请他为腹中的我取名时，匆匆回首，默然难语。

此时，我虽老眼昏花，却依然泪雨滂沱。我叫着，爹，爹，我可怜的爹啊。我以为我的泪早已流干，嗓子再也发不出一丁点的声音。这呼唤由内而外，由外而内，蜷伏回荡，如烈火焚心。多年来，我就在这声声泣血字字含悲的呼唤中熬更度日。我也终于明白我可怜的娘为什么进山砍柴再也不愿回家，人们都说我娘已化作神女峰上那尊翘首东望的望夫石。

江水滔滔，道阻且遥。爹啊，您可愿乘端午节的龙舟米粽，踏江履浪，衣锦还乡？您可识得伫立江上将您守望成石头的娘的模样？您可化作长风浩荡，化作雄鹰飞崛？您可见数不清的伍相庙沿江默立，香火熏天，百姓千里

将您挽留,为您祈祷!

一天,我的孙子众望问我:爷爷,我爹的爷爷呢?我爹的爷爷是谁?他在哪里?我听了哈哈大笑。我告诉他,伍子胥就是你爹的爷爷。越王敬重他。越人吴人楚人都念他。我们现在可以正告世人,楚地望姓家族就是前吴相国伍子胥的后人。我活多久了?不知道,两百多岁了吧?唉,我这把老骨头总算将这滔天的秘密供出来了。心里好轻松啊!爹不会怨我吧?现在,吴越都归楚国了。爹又回来了,回到了他又爱又恨的故土。楚王和楚人都体谅我爹当年伐楚几近灭楚的苦痛了。望氏将生生不息,子胥将血脉永存,只是我再也找不着他了。爹您在哪里?我的爹。我带着您的子孙寻您唤您,您可听见我们思念您的声音!我们对着长江喊,我们对着山谷喊,我们对着苍天喊,我们对着漫漫春秋长空喊:伍子胥,您在哪里?苍天无语,沧海沉默。爹,我得向您的子孙讲清楚您的故事,您的一生。

第一章 忠諫世家

第一节 伍参智諫楚庄王

1

正是乍暖还寒的季节。大地从沉黑的隆冬中缓缓苏醒，周遭依然飘荡着扎骨的湿气。软软的白雾和袅袅的炊烟模糊柔软着这个世界。夜雨连明春水生，娇云薄暖弄微晴。春雨洗刷过的山城有些薄凉，有些清寒。鸟雀的碎嘴剪开清晨的乳幔，淡淡的晨曦弱弱地驱赶栖息在枯枝上的寒风。唧唧的马蹄声、起伏的吆喝声，还有从窗子里斜挑出的酒幡，掀开了楚国郢都繁华的街巷。紧张忙碌的日子就这样在喧嚣热闹中逶迤着前行。

这是一座白得耀眼的两坡顶庭院，入口有三间屋，明间为门，门上镌刻着“伍府”二字。干净的青砖铺路，白壁无瑕的石头垒墙。四面抄手游廊，三面婆娑翠竹。这白石包裹的房子像一颗冷寂的冰心镶嵌在茫茫天宇间。它依偎在山林的怀抱里，沉静而安详，闹中取静，多少有些孤芳自赏的意思。房子外圆内方中空。门左右次间为塾，门内是天井式的庭院，上方大屋为堂，堂左右两间为厢，堂后是寝。房内以碧纱罩和落地罩相隔。在天井里抬头看是被屋檐切割得四四方方的一片天，这样人在屋子里却与天地通声气。可谓脚踏四方地，心怀九重天。屋后有花园荷塘。残荷轻摇，果木林立。一切依然隐约在寒冬末梢的肃杀里，所以，虽然冻雷惊笋欲抽芽，却依然萌春催蕾未吐花。庭院里有六棵橘树，过季的金橘坚挺在枝头，像灯笼闪烁着

静谧的喜悦。屋后满山都是挺拔的青松，依然是一袭绿衣终身穿，四季不改锋芒端。屋前一衣带水，溪水淙淙；屋后千仞高山，鸟语悠悠。

忽然，一声婴儿嘹亮的啼哭划破伍府的宁静，在楚国郢都的上空犀利地响起。这座倚靠在青山怀抱中的庭院，像天地间敞开的摇篮，迎接新生命的到来。他昂扬的如春雷砸地的叫声惊天泣神，以致瞬间拽住了准备上朝的祖父伍举。伍举蓦然转身，微笑浮上嘴角，小子！好小子！他从那一声放胆啼哭里听出了性别。

伍举无疑是繁忙的。这年东征西讨南征北战数十年的楚共王已薨一年，楚庄王的孙子、楚共王的长子昭继任为王，谥号“康”，后人称之楚康王。头一年吴师乘丧伐楚，余痛未消。楚王正蓄积力量报吴师乘丧伐楚之仇。他要极力阻止此事。可孙儿的君临依然像一道王诏让他停下了焦虑匆忙的脚步。他抬头看一眼沐浴橘林的万丈晨曦，转身折进书房。天地澄澈，爽气东来。他要给这个与初升的太阳一起莅临人间的孙子赐名。他略一思忖，便在早已备好的锦帛上写下一个“员”字。

伍员的爹伍奢被召进书房，他庄重地接过爹给孩子的赐名，磕头谢过，眼睛却盯着那个“员”字，口中念念有词：伍家又添了一口宝贝。此字平中见贵。好，谢爹赐名！

伍举嘴角浮起一丝笑意。他想，我寄予小孙孙的希望远不止这些啊。当然小孙孙的到来无疑是幸运的，他的曾祖父曾是楚庄王的谏臣，祖父我是楚共王楚康王两任楚王的大臣。他的成长耳濡目染的都将是近君之臣的显贵，是家国社稷的命运，是诸侯国间斗智斗勇的谋略。另一方面，他人眼热的这种幸运又极脆弱，像高空走钢丝，是悬着一颗心的。我的后代子孙难免要走先人的老路。如此，忠义敢谏，就是必然选择。忠谏，需要智慧，需要勇气，更需要君王的成全。对于臣子来说，福从口出，祸也从口出。谨开口慢开言，三思而行，这是伍家常念叨的家训。我希望我的孙儿能口下吐贝，这才是员字的本意，也是一个谏臣的本分。伍举用蓍草为孙儿伍员卜筮，得出的结论是“命运多舛，铁杵磨针，遇明则相，逢昏则亡，子胥也”。这里的胥为扶助、辅佐之意。伍举心下一惊，暗想，且待孙儿冠礼之时，以子胥为字吧。这一天正是公元前559年正月二十六日。旧历的年味未尽，新年的钟声已然敲响。

这年秋天，楚康王不顾伍举立国未稳不宜攻伐之谏，一意孤行派令尹子囊率军伐吴。楚军驻扎在棠（今江苏六合区西）。吴军坚守不出，楚军于是返归，子囊殿后。他轻视吴国而不加警戒。吴人从皋舟的险道对楚军拦腰截击。楚人像断腰的长蛇首尾不能彼此救应而惨遭败绩。公子宜谷被俘。伍举承爹伍参风骨，以善为说辞，献规进谏，婉而多讽闻名。他高瞻远瞩料事如神，却并不受楚康王待见。他在楚王宫中的地位非常微妙。既受益于父荫，也受制于父荫。宫中人或敌或友，盘根错节。他深知君臣间的信任很难靠一己之力所左右。

转眼伍员已是十二岁的少年。这年即公元前 547 年。懵懂少年经历了人生第一次家难。伍员美梦正酣，却被爹推醒，闭着眼睛胡乱穿了衣服，匆匆坐进马车里，在夜色中逃奔异国。睁开眼见同一马车里除了自己，还有视他若心肝宝贝的爷爷。原来伍举的岳父楚国公子王子牟受封申邑后获罪逃亡，楚康王受少数大夫挑拨，一口咬定他是受了伍举的怂恿，且以为没有伍举的护送，他想必也难逃脱。伍举得此消息，若五雷轰顶。这不是逆君之罪吗？故连夜拖家带口逃奔郑国，继而打算奔晋国去。

就在郑国都城的郊外，一辆大夫的马车绝尘而来。两车交错，彼此掀帘相望。伍举大喜：声子兄！原来是他的好兄弟蔡国大夫声子。他们两家算是世交。蔡声子的爹子朝是蔡国的太师，伍参与子朝是很好的朋友，伍举也与声子情投意合，结为至交。异国逢故人，沦落盼知音。伍举一把抱住声子喉咙泪涌。问声子风尘仆仆所忙何事？声子说，周天子式微，诸侯间战火不断，生灵涂炭，百姓苦不堪言。愚兄正为呼吁列国弭兵而奔走，目下尚在出使晋国途中。声子见伍举一脸憔悴拖家带口，若逃难一般，惊问其详。二人索性将荆草铺在地上一叙心中块垒。伍举说，贤兄所为亦乃愚弟之主张，可惜愚弟无端遭祸，若丧家之犬，正欲投奔晋国哩。唉，作为世代楚臣，我何曾愿舍祖国而就他国？愿归骨于楚，死却不朽啊！声子愤然起身说：贤弟，我们死去的父亲在天有灵会护佑您的。您等着吧！我一定要让您回到楚国，而且定教楚王加倍还您家产。贤弟权且在郑国听候消息吧！伍举与声子

洒泪而别。

声子从晋国归来，果然快马加鞭绕道楚国，急见令尹子木。子木问声子：先生既从晋国来，有何见教要分享于我？声子说：晋国的上卿不如楚国，其大夫却个个贤能，都是能做上卿的人才。而楚国虽人才济济，却很多正被晋国所用。子木说，噢，为何如此？声子说，因为贵国淫刑滥施，贵国大夫为逃避酷刑纷纷奔逃于四方诸侯国。诸侯王以楚之材祸害楚国，几达不可救药之地。子木大为震惊，忙耸耳倾听详情。声子列举自楚共王以来，世族外逃，楚材晋用危及楚国的人和事。子木听得眉头紧蹙。声子接着说，还有比这厉害的哩。子木心下又是一紧。声子说，伍举因为害怕因他岳父而起的无端猜疑而举家逃亡郑国。他的目的地正是晋国。幸运的是我与他在郑国的郊外邂逅，知他眼下正伸长脖子望南祈盼楚王赦他无罪！但是楚王漠然处之。现在伍举就要去晋国了。听说晋国准备封给他县邑，晋王会让他的爵禄与大夫叔向相当。如果晋王以伍举来策划危害楚国，楚国不是大难临头了吗？子木大骇。子木命人送声子暂歇馆驿，且候佳音。又立即觐见楚康王。一番陈述，楚王答应赦伍举无罪，增加伍举爵禄，改封伍邑（现湖北省监利县黄歇口镇伍场村），官复原职。声子接令，速派伍举的长子椒鸣去郑国接伍举归国。

重回郢都的伍举心情是复杂的。父亲伍参智谏楚庄王，成就楚国霸业，除了给伍家留下忠言敢谏的美誉，还有这座洁白的大夫庭院，以及楚庄王赏赐的一把七星宝剑。这算是他引以为荣的全部资本。年光似鸟翩翩过，往事如潮岁岁新。想到爹，伍举心里有些泛酸。爹在楚国曾辅佐楚成王、楚穆王、楚庄王三代楚王，孝周匡楚，平淮镇南，被周天子授予明辅上将。爹希望一代更比一代强，期待后人个个能成为辅君匡时的重臣，而他差点成了楚王的阶下囚。若没声子救他于危难，背井离乡不说，还有殃及池鱼之患。他纵有满腹经纶却栏杆拍遍无人能会其意。幸而他有声子这样同声相气的朋友。他的主张也通过声子作了传声筒。他主张赏赐有度、刑不滥用、任用贤能、福祿恤民。他主张君臣上下应有威仪。楚共王以来，楚王南征北战，用民不恤，滥用刑罚，已使楚国内外失心。他和声子一样希望楚晋弭兵休战。此前一年，楚军杀死吴国史上第二任君王诸樊，使吴楚结下解不开的死结。可这年春天，楚国继续与秦国联合向东攻打吴国。吴国防守森严，无功而退，于是兵锋转向郑国。郑是晋的附庸。为此，晋国老大不悦，楚晋关系更加恶

劣。他这个做臣子的空有治国之志却临渊羡鱼，爱莫能助啊。伍举深知虽然楚康王让他官复原职，还加了食邑，可二人间的嫌隙却早早种下了，长成了拔不掉也不敢触碰的篱笆。他仰天长叹。

3

此时，后院一扇厚实的木门吱呀一声开了，山气雾岚裹挟着草木的芬芳扑面而来，一双少年手抱竹筒映入眼帘。孙儿们的到来挽救了伍举的心情。他欣慰地看着两个孩子。走在头里的少年连蹦带跳朝气蓬勃。只见他眉若漆黑，睛若珠明，面若山阔，声若凤清。少年一面叫着哥哥，一面叫着爷爷。他便是十二岁的伍员。伍举有时亲昵地叫他小虎子。伍员圆头虎脑，眼亮睛明。他像山林里的乳虎生气勃勃，随处可听到他琅琅的书声和说笑声。他像灵猴聪颖敏捷，举手投足又像山泉活跃清澈。这孩子与什么人都见面熟，家里来了客人，有伍员在，气氛是亲和而热闹的。哥哥叫伍尚。伍尚却是另一番样子，白而瘦削，像细弱的竹竿，天生的身子骨薄，所以说话做事总要迟缓些，表情总像个羞姑娘，是不大愿见生人的。兄弟走在一起，泾渭分明，两相对照，又如日月相伴，相映生辉。从气势上看兄弟颠倒了个儿，弟弟伍员被外人误当作哥哥是常有的事。伍员可以独自吹箫翻越一座高山，伍尚却是万万不敢的。即使有轿夫抬着他，他也会吓得从竹竿上滚下地来，喊爹叫娘。尽管如此，哥哥对弟弟却时时处处像母鸡护小鸡。弟弟伍员得了这样的浓荫，更是胆大自信，养成无拘无束敢作敢当的个性，像初升的阳光，照到哪里哪里亮。什么时候看他，都是明晃晃的。

这天井的院落是祖孙早读和晨练的乐园。墙根竖着戈矛盾甲，作习武之用。木柜里有箫鼓笛等乐器。桔树下有几案和藤椅。伍举想，眼前这一切差点就因为突然的不白之冤而毁于一旦。他嘴角掠过一丝难言的苦涩。兄弟俩像两棵惊雷过后的春笋，抽芽发枝，茁壮成长。这无疑让沉郁的伍举看到了未来的希望。他振作精神，微笑盈盈地看着两个孩子，看得满目生辉。他情不自禁叫了一声员儿，又补了一句：小虎子！伍员立即说，爷爷，还有哥哥哩。爷爷于是补叫了声：哦，还有尚儿！

伍员的这股机灵劲儿深得伍举之心。什么事什么话只要在他面前一

晃,就像阳光照到水上,锃亮锃亮的。伍举问:孙儿们,今天你们读什么书呢?伍员抢着回答:《周书》。伍举说,好,好啊。先温故再知新。不懂即问。

爷爷话音未落,伍员已朗朗出声。伍举无声地笑了。这孩子什么事都清爽利落,既听话又自有主张。读书神情专注,说话振振有词,做事一板一眼。兄弟俩遇到学习难题,总是伍员冲在头里问,伍尚只坐一旁全神贯注地听。伍举若问,尚,你可有什么疑难?伍尚直摇头。没有,没有。弟弟问过了,哥哥想要的答案也就尽收囊中。耍起拳脚刀棒来,伍员虽然比伍尚矮了一个头,却是旗鼓相当。有时为一决雌雄,兄弟俩必真枪实剑地比试,十之八九,都是伍员胜出。有时,伍员怕哥哥面子上不好过,就佯装力有不逮,伍尚全力反击,二人也多是打个平手。聪慧灵敏的悟性,过目不忘的记忆,让伍员在同龄的孩子中独占鳌头。孩子们也甘愿像星星绕着月亮,像潮水跟随风涛,像战士听命将帅。这些都让伍举对伍员生出偏爱。

伍举依然定定地看着他的孙子伍员。这孩子头昂得高高的,背立得直直的,像只报晓的公鸡。他是傲慢的。这点与自己颇有几分神似。他爱他,希望他快快长大。盼望中又有几分忧惧。他能得片刻之闲,便要见见伍员,亦步亦趋。他发现伍员站在孩子们中眼睛平视,目光向下向旁也斜,目光灼灼,有凌厉之气。而伍尚一向文弱,每见人目光下垂,不愿与人对视交流,也不愿参加伍员打打杀杀的游戏。孩子群里只有申包胥是伍员的至交。他就像伍员印在水中的倒影,形影相随,同声相气。有时比伍员倒更沉稳些,不露锋芒,关键时候却能出奇制胜。两人在一起唱和自如,珠联璧合,眼珠子骨碌一转,鬼点子便多如牛毛。伍举见了他俩,称赏不已,说长大了必是楚国栋梁。申包胥问栋梁是什么?伍员两臂做环抱状说,就是这么粗的木头。于是哄笑不已。

文能附众,武能威敌,孝周匡楚,平淮镇南。这是伍举对两个孙子的殷切期望和谆谆教诲。此刻伍员朗声问爷爷:爷爷,爷爷,这《周书》说,皇天无亲,唯德是辅。又说,黍稷非馨,明德唯馨。此是何意?伍举轻抚伍员浑圆的大脑门,和颜悦色道:小虎子,问得好。现在,周灵王雄踞天下,诸侯纷争从不间断。谁能一统诸侯,安定天下,谁是最后的赢家,无人能未卜先知。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上天没有私情,它只帮助有德行的人。即便那祭祀的黍稷,也只有具备美德的人奉祭时,鬼神才会觉得味道芳香,才肯受用。

伍员又问，是不是君王就一定有好的德行呢？伍举沉默了。孩子尚幼，心灵还是一片未经开垦的处女地。播什么种子，就长什么庄稼。我怎么忍心让他们过早知道世道的残酷，人心的瞬息万变。如果从小对君王的德行有所质疑，就不会有绝对的服从，那么叛逆和对立将在所难免。伴君如伴虎，祸福都在翻掌之间。

伍举的心情蓦然有了几分沉重。天下的君王是有限的，周天子只有一个，诸侯也是有资质的。当好臣子，守住人臣的底线，让个人理想通过天子的权杖入土成林，这已是人之大幸。还能奢求什么呢？我不敢让我的子孙君临天下，让他们将来位极人臣也就不错。可一个优秀的臣子必须忧民之忧，主君之主，匡邪弼正。如此，忠义敢谏，乃必由之路。孩子少年，怎好告诉他们，君王其实也是凡夫俗子，也吃五谷杂粮，也有七情六欲，也贪淫好色，也好大喜功，也爱抬轿子听好话，不愿筚路蓝缕太过辛苦，不喜直面失败遭遇挫折，不喜唱反调揭伤疤。伍举对两个孙子说，这些都要留待你们以后去认识。因为人是变化的，人的际遇也是不定的。但是，你们要坚信人是可以改变的。君王也是人。《卫诗》说，威仪雍容娴雅，好处无法计算。这是说君臣、上下、父子、兄弟、内外、大小都须具备威仪。有威仪，则上下关系稳固。

伍员又问那威仪从何而来？伍举笑说，从好的德行来！做君的要像文王那样，《周书》数文王之德，说大国畏其力，小国怀其德。臣也有臣之威仪，其下畏而爱之，故能守其官职，保族宜家。

伍员又问怎样做到有威仪呢？伍举说：施舍可爱，进退可度，周旋可则，容止可观，作事可法，德行可象，声气可乐，动作有文，言语有章。

伍员扑闪着—双好奇的大眼睛似懂非懂。祖父的言传身教，像春雨飘洒新耕的农田，他们未来的人生就这样遍布坚实的种子。

伍举的答疑解惑总是让伍员对祖父生出许多的膜拜。伍举从孙儿凝望的眼神里读到了这份人生的欣喜和快慰。他是满足的。他说，你们念完书便习武。伍员答应着，一会儿响起戈矛相碰的声音。伍举惬意地坐到一把草藤编织的靠背椅上晨读。一卷厚重的竹简摆在圆形石桌上。山风习习，湿寒中有山林温情的吐纳。孩子们比武的吆喝声吹箫的乐曲声时不时惊起一片鸟雀的欢鸣。

伍举的眼睛盯着书简，读着读着便神思飞散了，五彩缤纷，像这漫天的鸟语和淡淡的草木香，弥散开去，栖息到辽远的天地间。